

太平輪生還者周侶雲的家信

周侶雲, 化學 1952

尋訪太平輪事件中,上海檔案館,是保有最多証詞的原始文件,其中生還者的自述也最完全,幾乎有近十個生還者的口述,或是文字紀錄.可以讓研究者一一還原現場.

在生還者中,女性並不多,有位在大學求學的女生周侶雲,父母都在台灣,她不會游泳,卻奇蹟地生還.她在獲救後,寫了一篇文章,陳述了當時太平輪船難經過.

親愛的父母親：

此信到時，想你們定已收電報了，關於我死而復生的消息將怎樣使得你們高興啊！十一點五分(指失事那天，一月廿七日深夜---編者)，我們被船的猛擊撞醒了，聽船員說：我們的船和建元輪相撞了，而建元漸漸下沉。跑出了艙門，就聽見一片悲苦的呼救聲，我眼看著建元輪在五分鐘內就沉沒了，好多人都浮在水面上呼救，而我們的船，僅救起了他們二個人，就預備繼續前進。功哥(指她

的同學葉以功,)說：假使我們像那些人一樣扶在水面上呼救不應，將是如何不堪設想的事啊！

但是建元完全沉沒後，我們的船已根本無法前進了，後艙已充滿了水，功哥說：我們得趕快準備，於是搶了兩件救生衣，他先自己穿好後，我們一起擠上救生小船。我不會穿，於是他給我穿好，他教我要竭力鎮定，不要怕，並且教我下水後不要慌而亂動，用兩隻腳好好的打水。但他自己是會游泳的。船上的人因為慌了，大家都擠在救生船上，船主毫不管事，結果救生船並未放下水，等到船已萬方傾斜的時候，救生船還尚未放下水，繩子用刀也割不動。一會兒，我們覺得下腳全是水，忽然水到半身，再忽然船就完全沉下去了。

起先我的手還和我功哥牽在一起，但是一陣海水湧上來，大家失去知覺，我只覺得身體往下沉，水從耳邊滑過，還可以聽見水從耳邊滑過的呼呼聲音，好像身體被夾在甚麼東西裡，水不斷從嘴、鼻、耳裡進入肚子，我一時想着什麼都完了。但是我感覺得在海水裡淹死太難受了，我覺得這樣死太不值得，我寧願死在炮火裡或實驗室裡，我還想到你們將如何發急，奇怪得很，我淹在水裡，腦筋一直很清楚，很鎮靜，心裡一直鎮定，以為不會死，簡直像做夢，我心裡一直在想我真的就死了嗎？真的就死了嗎？總之：我是不死，我忽然想起功哥教我怎樣浮出海面，我真的用兩腳不斷好好地划水。

說也奇怪，人便真的漸漸向上騰了。浮出了海面，我便想我是得救了。抓住一塊木板，但是木板太輕又沉下去了，又抓了些死屍。還是不行。結果不知怎的，被沖進一個大方木塊，有四五個人坐在上面哼，我抓住一個鐵柄子，但是力氣又用盡了，而且棉袍子浸在水裡太重，無論如何爬不上去。我拼命向那幾個人呼救，他們毫不理睬，一來他們的氣力也用盡了，二來方木塊上坐多了，容易下沉，我叫了好久以後，才有一個人肯拉我一把，總算爬上去了。

原來這塊木就是浮筒，不容易沉，這時我才開始覺到冷，渾身打抖，直挨到翌晨七時許，才有一隻英艦來救，我渾身都失去知覺，他們把我拉上救生小艇，再用繩子吊上大船，然後把濕衣服都脫掉，用毛巾和熱水擦，穿上乾的浴衣，吃了一杯酒，和兩杯咖啡，睡在他們有火爐的床上。

下午兩點鐘，到了吳淞口，上了自己的船，然後到了外灘，棉袍等依舊很濕，他們把浴衣送給我了，船到碼頭時，看見功哥的父親走來，他要哭了，但我有什麼辦法安慰他呢？我們兩隻船上那麼多人，僅卅八人獲救，四個人被救上來時已經凍死了。不過我聽說一部份人被救上另一隻船，開往香港去，還有些人被沖上附近的小島去。

葉舅把我送回交大就回去了，現在我眼睛一閉上，就覺得身體漂浮在水裡，漸漸往下沉，往下沉，我想一定是上天不允許我去台灣的。……………」

(1949 3 月號 輪機月刊)